

勝英
金刀會七義



第十五集

奉天益新書店發行

康德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印刷
康德八年九月二十五日發行

武俠小說

勝英金刀會七義

(第十五集)

定價國幣八角

編輯人

瀋陽區一德街五段五十六號

竭秉鈞

發行人

奉天城內三聖宮胡同二號

竭國相

印刷人

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一段九〇號

劉永和

印刷所

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一段九〇號

東都石印局

發行所

瀋陽區一德街五段五十六號

益新書店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武俠
小說

勝英金刀會七義第十五集

第十五回

范雲石重擺英雄會

勝子川撒帖邀賓朋

詩曰

二八妙齡號冷香
胎中熱毒已深藏
自謂月缺能圓後
方得玉潔冰清名

書說上集，屠天瑞追趕杜天壽，趕到第三道院中恐中機關，自己遂用脚尖一點瓦墻，輕飄飄的落在翻板的中樞上，腳剛一沾地，抖手就是一石頭子，杜天壽知道已經被人家識破，自己一急，就見屠天瑞，抖手一飛礮石子，奔自己打來，自己再想躲那還來得及，只好一回頭，吧的一下，這塊飛礮石，竟打在了杜天壽的臉上，雖則沒打實在了，也够受的，立刻間火燒火燎的，疼痛非常，杜天壽越發怒不可遏，方要亮銀裝鋼動手，那屠大俠在翻板的中樞上，一縱身竄了過來，刷的往下一落，右腳已竟向這杜天壽的後背踢來，杜天壽也是綠林道中魁首江湖路上大英雄，手底下自較一班武功家巧快，背後的風聲已到，杜天壽陡轉身形，橫掌往上一托，打算把屠天瑞摔死，這種地方，就分功夫的

強弱和軟硬來了，若是功夫稍差，這一手只能受傷，屠天瑞功夫畢竟與衆不同，右脚一被杜天壽捋住，竟借着杜天壽往上一托，自己脖子之時，忽然雙臂一恍，全身往上一提氣，猛力往右一個翻身式，左脚竟又踢出去，這種招數叫平步登雲，立刻踢中了杜天壽的右肩頭上，屠大俠雖則用了這種招術，可是也在杜天壽一躲手時，自己的身形往地上一落，那杜天壽身形往後一恍，立刻間搖搖欲倒，屠大俠此時全身貼地，竟用一招串地龍式，雙手按地，一個鴛鴦戲水，倒剪白蓮式，竟自雙足一挫杜天壽的右腿，杜天壽竟自栽倒就地，兩下裏是全施展開地蹙拳術，當時這倆位全是拳術名家，風塵奇士，非同俗子，各自施展絕招，就在這時，那莊主連亮，鄧華，于雲全趕到了，原來杜天壽引誘屠大俠到前面，連亮就知這位杜天壽，心懷惡意而去，自己恐怕若把屠大俠傷害了，只怕更無法講和了，自己遂向于雲道，于仁兄，我們全是道義之交，還得本着俠義道，屈己從人之義，何不把這事解和了，化干戈爲玉帛，息事寧人，也是一番好事，何況杜寨主此時落了個無立足之地，我們何必作趕盡殺絕之事，得容人處且容人，得罷手時且罷手，于仁兄還是先把他們請回來，以便講和，有天大事有我担承，連亮說了聲，前面消息埋伏全開着，屠大俠路徑不熟，只怕容易上他們的牢籠，自己說罷，飛身縱步，往前

一縱身形，已竟竄上了南房，跟着往前又躍過一層院落，正是屠大俠將要往院心裏落，只要一錯步眼，屠大俠一世的英名就算完，連亮不欲落個各走極端，總想着要把杜天壽救了，所以才暗示屠大俠，爲是屠大俠別受傷，還好辦些，自己一扯屠大俠的水裙，暗隱到房山的角上，屠大俠果然一點就破，立刻是明白了這裏的埋伏，直到兩下裏遇到了一處，這才高聲叫道，屠賢弟，看在劣兄的面上，暫時罷手，我有兩句話講，屠大俠是多麼外場的朋友，焉能不給連亮這個面子呢，往旁一個怪蟒翻身，挺腰躍起，杜天壽也向旁一撤，站了起來，這時連亮道，你兩家往日無冤近日無仇，何必冤仇深結呢，我想一方面是拔刀相助，仗義鋤奸，不過杜寨主是綠林道中好朋友，絕作不出那種萬人垂罵的事來，我想全是爲手下人所誤，才致鬧到這般地步，我連亮既然知道這事，焉能袖手旁觀，你兩下是金磚不厚，玉瓦不薄，我絕不偏袒着那一方面，情願意給你們把此事了解了解，連亮方說到這，忽聽得身後有人說道，啓稟莊主，後面那四位被綁的人被人救走了，連亮一聽冷笑一聲道，衆位，咱們有甚麼事到後面講，連亮腳下一點，已竟竄上屋頂，杜天壽也跟着而上，這時三俠跟屠大俠也全跟往後面來，倒要看看小四俠，是否被人救走，救他們的又是何人呢，展眼間全到了大廳院內，果然那綁小四俠的柱子上，已空洞

無人，那連亮哈哈一笑道，這才是知人知面不知心，畫龍畫虎難畫骨了，我連亮是一片血心，不料你們用這種鼠肚雞腸，一面把我們穩住了，暗中却有人把你們同黨救走，嘿，這才是小人行爲，我連亮要殺這四個小輩，早把他們殺了，何致等到這時，我不過處處念着江湖道之情，怕是屠大俠誤踏了機關，陷身梅花坑中，不料他人却不肯以誠意待我，這可怨不得我了，咱們是各憑各人的本領，要分個強存弱死真在假亡，今夜算我連亮無情無義，反正是非有公論，連亮自覺是理直氣壯，這四位老俠，是絕不虧心，因爲自己分三路探聽小四俠的下落，只留那二位老俠看守八卦莊，絕沒有別的人能入連家塢，所以連亮說這番話，絕不虧心，鄧華道，連老莊主，不要這麼思想，我們全是身在江湖道上，那能够不顧信義，不論天大的事，漢子作漢子當，不能以昧暗陰險待人，我們是以至誠之意相見，方不愧江湖道上的奇男兒，連莊主乃是俠心義胆，我們絕不敢鼠肚雞腸，這次來到貴寶莊，實在是被害勢所迫，不得不然，可是我們這般年歲，焉能再作那苟且營營的事，大丈夫不論何時何地，全要本來面目，進連家塢是我四人絕沒有隱身暗處，暗算他人，小弟兄被人救走，我們一字不知，鄧華一說這個話，連亮就要反口相識，耳中忽聽得嘩的一聲，那客廳中的窗戶格扇上楣子，滿撲出火來，連亮一聲斷喝

道，好個沒有暗帶人來，如今索性給我個絕情毒手，想把我這座連家塢給燒平了，方才稱心如意，沒有別的，我連亮這條命不要了，也得跟你等拚一下，倒是得見識見識八卦莊的俠劍客，有多大的能爲，敢這麼欺人，連亮說這話時，自己隨手一摸，並沒帶兵刃，遂轉身往起一縱身，想要進廳房取兵刃，就在這時，忽聽得廳房上一聲喝道，連莊主，不要悞賴好人，衆俠客何須發怒，我神行賽毛遂，與你們了解此事，喊聲方落，一個雲裏翻身，縱將下來，輕飄飄落在廳前，向連亮一抱拳，連莊主一向可好，我賽毛遂闖勇少來問候，多有招待，連亮抬頭一看，乃是蘇州城雙頭壽星彭萬蒼的大徒弟賽毛遂闖勇，鄧華屠天瑞，全認識此人，只見他生長得身不到五尺，瘦小枯乾，黃白面龐，細眉鼠目，兩腮無肉，頭帶馬尾透風巾，倒洒千層浪，迎面上高搭三尖茨菇葉嵌白寶石，左鬢旁一朵大絨球，江湖道上名叫守正戒淫花，身穿青緞綁身短靠，相着十三太保的白色紐絆，白絨繩勒十字絆，倒疊麻蝴蝶花扣，一扎寬的白絲板帶，下面是青色中衣，青緞薄底快靴，背後斜插鋼刀，透着全副精神，一報名，鄧華知是彭老俠客的徒弟，自己先不便跟人家答話，只聽連亮道原來是闔義士到了，我連亮多有不知，望乞原諒，不過我連亮有一事不明，要在闔義士台前領教，令尊師雙頭壽星彭老俠客，乃是蘇州城俠義道

中的第一名，我連亮敬奉他的人品作事清高，令人心服，所以時時以師禮待之，閻義士可不要疑心我連亮是怕他，我們是井水不犯河水，說句不怕人見笑的話，我手托三山連亮，十年前也是南走一千北走八百，江湖道上也曾聞名喪胆，如今一心向善，近君子遠小人，這不過是我個人自知已往之非，如今是居然這麼辱我，慢說是閻義士你來，就是你師父親自前來，我也教他來得去不得，賽毛遂閻勇冷笑一聲道，連莊主，不必這麼負氣絕情，我閻勇是來明去白，我奉老莊主之命而來，正爲是給你兩家了解此事，連莊主你在連家塢，也不是無名少姓之人，我師父是望你有交情，知道你這次要把事情看左了，所以打發我前來，正是保全你這連家塢，那雙峰山蓮花嶺的杜寨主，乃是俠義道的公敵，從容他姪子杜秀，搶刦少婦長女，鳩死那同門師叔鎮海鴛鴦全金豹，這件事作的人神共憤，天地不容，若是再留這種惡人，江湖道上還要俠義道何用，我恩師又是與連莊主全是朋友，眼見得八卦莊的，一般老俠劍客等，全動了公憤，誓欲替全老俠客報仇，只恐怕連家塢一趟混水，把連家塢牽入漩渦，再想抽身，只怕末能够那麼如願，連莊主，事要三思免勞後悔，這次連莊主與我們一無私仇，二無私恨，爲他人事，我看何必跟着多結一番仇怨呢，我閻勇到此，見八卦莊的小四俠，被莊主所擒，欲置之死地，是我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遂仍從後坡下去，從後窗戶進去，伸手把火摺子抖開，在格扇紙上一晃，立刻看起來，那知道這乃是火上澆油，更加氣極，意欲跟八卦莊的老俠客等誓不兩立。自己正要搶進大廳。取兵刃動手，賽毛遂闖勇一看這種情形。心中暗暗着急，心說我這可好。簡直滿被我辦糟了。我該着弄巧成拙。我沒息下事去。反倒把事給激起來，我這算是那道朋友，這時的情形，自己要是不下去，他們兩下定然要動起手來，再說好漢作事好漢當，豈能連累他人，這位賽毛遂闖勇，遂從後面翻到屋上，向下一聲斷喝，飄身落到下邊，遂與連亮答話，自己表明心跡，這位連亮置若罔聞，冷笑一聲向賽毛遂闖勇道，任你說個天花亂墜，我連亮此時心如鐵石，你想花言巧語，逃出你家莊主爺手去，勢比登天，賽毛遂闖勇哈哈一笑道，連莊主，你也太把我闖勇看成無能之輩，怕事之人，我不過念在你與我師父全有個不錯，所以百般容忍，任爾饒舌，難道我真個怕你不成，連亮這時在憤怒之下，那還顧得許多，遂用手一指闖勇道，你是彭門的弟子，你放招過來，你家莊主要是教你走到三招，就是跟你學的能為，闖勇此時被連亮用語逼迫的，實在有些難再容忍，心說，我明知你的掌法絕倫，我要是不跟你比試試，也教你看着我是無能之輩了，這時只好是豁出這條命不要了，也得跟他過過招，抱拳拱手道，連莊主一再相迫

，我閻勇若是不勉力奉陪，顯見得太不恭敬了，我閻勇是捨命陪君子，當時這兩下裏一立式，閻勇只仗着身形巧快輕靈，施展通臂拳，身形往下一矮，往起一長身，真是輕似狸貓，恰似猿猴，起落之間，已到了連亮面前，左掌一恍招，右掌是白猿偷桃，一掌向連亮的對門打來，連亮真是穩若泰山，連動也不動，把左手只並食中二指，往閻勇的右臂上一撥，好厲害的掌力，真的把閻勇的右臂給撥開，這時那連亮，把閻勇的右臂撥開，右掌也是並食中二指，金龍探爪，往閻勇的雙目點去，閻勇忙往後一仰頭，連亮的二指是只差着半寸沒點着，閻勇心說，這老兒好厲害的掌法，自己閃開了這一招，立刻用了手橫身進步掌，往閻勇的丹田穴打來，連亮遂往下一反右掌，是截手法，趕到掌鋒往下一截，是正切閻勇的脈門，賽毛遂抽招換式，用了手翻雲覆雨，陽掌變陰掌，往下一轉身軀，却用這原式換右掌打來，連亮右腳往左一恍，轉過身形，攙膝繞步，右掌用虎口往閻勇的右臂上點，立刻問把閻勇的右臂點開，其實連亮尙沒用力往外磕，只是往外一攔，閻勇痛澈肺腑，身體全隨着往外一轉，那老連亮竟自隨一旋身，身形往下一塌，左腳踏地往外一撤，立刻奔閻勇打去，閻勇猛起一縱身。跳起五尺多高，往下一落，連亮竟自施展他的鴛鴦腿，回還兩式，身形是真快，左腿方伸出去，一伸一蹬，右腿又

到，這閻勇一見不得不往下撤，跟着在這往下一撤之時，那連亮的鴛鴦腿，已經用上，右腿是正踢在了閻勇的右腿迎面骨上，嘎吧的一響，閻勇這條右腿，立時搭拉了，只左腿着地，登登登倒退出三步去，口中却說了個好字，撲的倒坐在地上，立刻間顏色更變，大英雄不能哼哈，疼的牙關咬得咯吧咯吧亂響，鄧華等全往前一圍，齊俯身問少俠客怎麼樣，閻勇只從鼻孔中哼了一聲，搖了搖頭，向連亮看了看，點了點頭，皺眉又向三俠道，老兒下毒手，把我右腿踢折，這怨我無能，衆位念我師父是好朋友，把我送回去，我……我……我承情不盡，說到這竟昏了過去，仰身倒在地上，鄧華回頭看了看連亮，見他昂然站在那裏，老俠客遂點了點頭，屠天瑞忽的向兩旁一看，遂向鄧華道，鄧老俠客，那罪魁惡首杜天壽，爲何不見，鄧華也想起方才似見着杜天壽，尙在那人羣中站着，只爲閻勇這一受傷，一亂的功夫，竟沒理會他是從那裏走的，這時閻勇業已殘廢，杜天壽又已逃走，自己也覺得連亮，太以的目中無人，這時那廳房中的火，業已撲滅，鄧華方才質問連亮，那屠天瑞也是覺着另人可恨，遂向連亮道，連莊主，你絕不該這麼下絕情，把閻少俠的右腿踢折，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魚情看水情，那閻少俠總有不是處，你應當看在了彭老俠客的面上，連莊主，你也是練武的，應當知道練武的不易

，你這麼傷他，他這年歲其不成廢了人，我們是得容人且容人，何必這麼下絕情施毒手，再請示連莊主，杜天壽的事，怎樣了結，連亮被屠天瑞這一問，這連亮有些怔了，因為自己跟那閻勇動手的功夫，那理會到旁人，這時被屠天瑞這一問，立刻是張口結舌，臉上一紅，立時強顏答道。杜寨主不是我連亮的屬下，我焉能干涉他的行為，我既不在官，又不應役，杜天壽犯天大的案子，自有國法不容他，我連亮其能過問，我們動手時，是憑個人的本領，死生由命，我焉能保定了沒個失手，漢子作漢子當，我既敢傷他，就敢承認一切，屠老俠客不必替我連亮設想，屠天瑞也不是甚麼軟弱之人，見連亮說出這種無情無理的話來，自己怒不可遏，眉頭緊繃，就要跟連亮翻臉，于雲總有些念舊之情，遂向前攔着屠天瑞道，屠老俠客，不必動怒，連莊主也不便矯情，杜天壽逃走，連莊主難脫徇情賣放之嫌，大丈夫作事，不能矯情說理，難道就沒有公理在麼，連亮冷笑一聲道，于仁兄，事已至此，我連亮已破出這座連家塢，化作飛灰，于仁兄你說我賣放他殺剛存留，任憑爾等，不過我連亮惟有盡我所能，與衆位週旋而已，屠天瑞答了個好字，回手就要拉刀此時那閻勇疼的醒轉來，混身亂戰，大叫姓連的，你要好朋友，你給小爺一刀，我至死豪情，你若不敢殺我，我可要罵你了，鄧華一看這種情形小聲道屠

大弟不必動手閹勇他這條腿就廢了，並且連性命也難保了，事分緩急，暫時不便跟他翻臉，遂招呼了聲連大弟，我們先救閹少俠的命要緊，好在連莊主連家塢，也不是今日在明日走了，咱們是後會有期，鄧華一說話，把屠天瑞火氣給消下去，暗說道倘在這時跟連亮動手，只怕閹勇的命實在難保了，自己遂忍着一肚子氣，把話咽住，于雲向連亮道，連莊主，咱們後會有期，我們暫時告辭，沒有別的，請你借一輛車吧，這位閹少俠既然爲我們來的，我們得把他送回，連亮點頭道，這倒現成，連亮告訴莊丁，趕緊把車套好，鄧華等立刻告辭，把閹勇背到車上，那連亮依然送至莊外，只是這位閹勇疼得汗流不止，老俠客等隨車步行，剛走到了莊外，只見四俠全從林中出來，迎上前來，鄧華見四人的衣服不整，面色灰敗，形容非常憔悴，本來被獲遭擒之後，雖則沒遭甚樣凌辱，可是任憑他人擺治，那會不成這樣，于雲向四俠道，你們多受驚了，李白劉金星道，小弟無能，被獲遭擒，給老俠客，臉上貼羞，我們太亦慚愧了，車上可是杜天壽嗎，于雲道，要果然是他又好了，杜天壽乘亂逃走，這是彭老俠客的大弟子閹勇，被連亮用鴛鴦腿把右腿踢折，我們真是十分懊喪，孟凱聞聽說閹勇受了重傷，小三俠是忿忿不平，孟凱是性情暴躁慣了的，那裏禁得這種忍氣吞聲的事，遂紅漲着臉道，恩師，這種事要